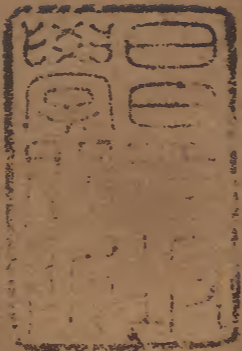


小學集成 六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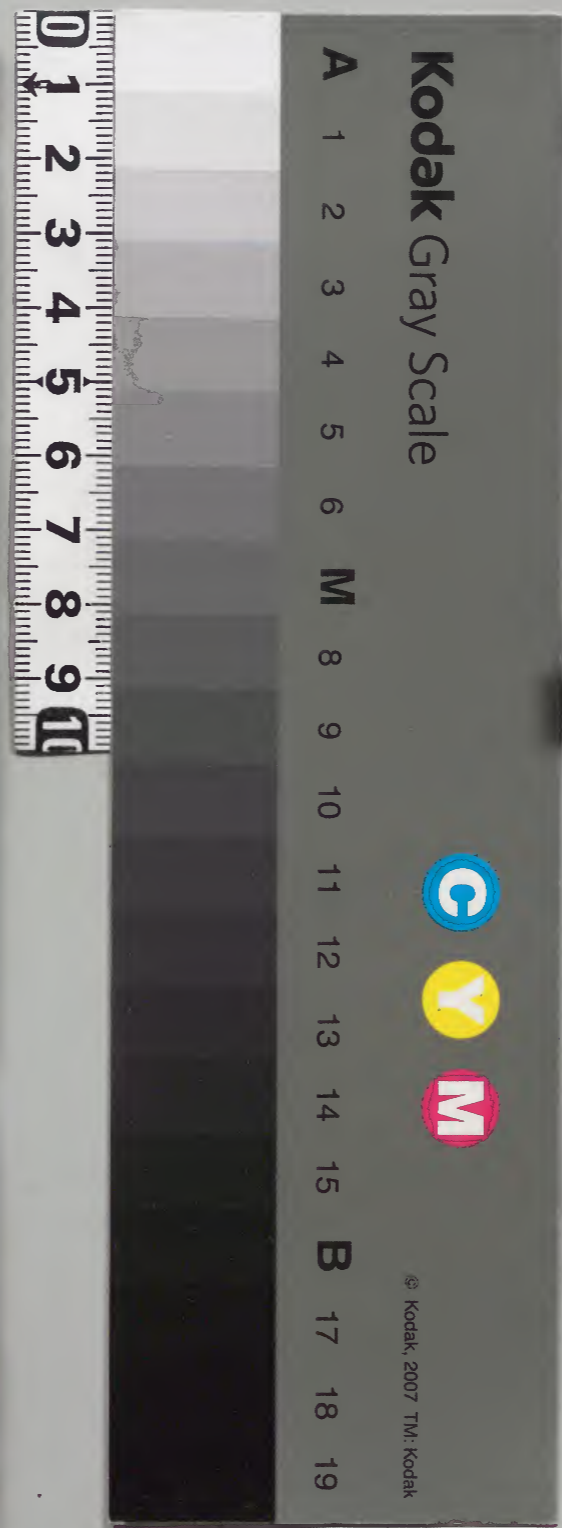
四



漢書門類			
九	二	七	二
五	一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元	五	七	二
八	二	七	二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72
冊數	5 (4)
函號	298 242



淺草文庫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六

大雅 烝民 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附錄朱子曰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

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

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性之善可見又

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又

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

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

外篇

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
不好此美德者故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附註程子曰古人
雖胎教與保傳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
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

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然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然尚以此乘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恣過張氏曰莫非物也視聽言動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喜怒哀樂則有喜怒哀樂之則何莫不有是則蓋天所命也以其至當而不可過故謂之則纂疏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物也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又曰彝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

性之善矣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聲纂疏蔡氏曰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者皆好此懿美之德而不容己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也天命之所賦謂之則人性之所稟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則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懿德之上其旨愈明矣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為小學外篇纂疏許氏曰稽古聖賢之事迹自漢以來賢者所言所行載於外篇

嘉言第五

纂疏許氏曰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善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外篇者小學之支流合而觀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外篇標題

本篇凡九十七條

倫四十六 廣

廣立教一

橫渠張先生

標題先生名載字子厚其先大梁人徙居關西後居鳳翔郿縣

世稱橫渠先生宋真宗天禧五年生仁宗嘉祐二年章衡榜進士及第為祁州司法神宗朝召為崇文檢書同知太常禮院寧宗嘉定中賜諡獻公理宗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夫子廟
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補註本文云能敬事長者與之携持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於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

語見語錄

小兒見安詳恭敬纂疏平巖葉氏曰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謾此則忠信之本也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

凶狠情徒凶反狠下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補註本文又云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當使子弟執事則於其親已有

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

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聲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相去甚則至

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

居所接而長

纂疏平巖葉氏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

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楊氏家訓

楊文公

公名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家訓曰真宗朝學士仁宗朝賜謚文

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

黃香

弟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

黃香字文強舉

東觀漢記

孝廉無奴僕香躬自勤苦盡心供養身無袴襦而親極滋味暑則扇床枕冬則溫床席而後授陸績懷橘見素術術出橘績懷二三枚去

吳志

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叔敖陰懷橘乎績跪曰欲以遺老母術奇之

叔敖

德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

劉向

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獨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

子路

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國令尹子路負

家語

米之類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為

楚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何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

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三

明道程先生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河南人兄弟俱師濂溪周先生宋仁

遺書

宗明道元年生嘉祐二年與橫渠同榜及第嘉祐八年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

志好去聲著直畧反喪去聲○補註本文又云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

徒有善書者於道便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嚴業氏曰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

騁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若專工一藝豈

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

操存之本矣

四

伊川程先生

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晚居龍門伊水上學者稱

遺書

伊川先生後謚正叔從祀夫子廟庭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

學樂及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

作之如關雎之類余反正家之始故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

今人未易曉與於到反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

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補註朱子曰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第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掃應對之類皆有所

且上有欲是

五

了翁文集

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子即教之屬對稍長則教以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嘗欲作一小學規使中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當看益又曰或以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當疑申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二句曰將入門問所存纂疏京兆李氏曰愚按北溪陳先生小學禮詩繼此意而作者也學者便當朝夕詠歌以為小學之助

陳忠肅公

公名璣字榮中南劍州人宋元豐二年進士為諫官彈蔡京蔡卞崇寧中謫廉州著尊堯集自號合浦翁名其室曰了齋後於明州又著四明尊堯集其言專攻王安石紹興丙子賜諡忠肅諡曰肅曰幼學之法徇國忘家曰志剛德克就曰肅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別彼何者是聖賢

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教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事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

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教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事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

孟母 三遷 事見 稽古 篇第 二條 埋一 遷舍 近墓 戲為 築埋 鬻再 遷舍 市中 戲為 賈街 姐豆 三遷

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童
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
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語及之語上聲下
同語上之語去聲
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
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
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
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
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標題東萊辨志錄此條出了翁集又引書曰
不學墻面孔子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言

舍學人不可以不學楊子曰吾為開
官旁明哉言學聖賢而後心開意明

六 馬援 援字文淵東漢光
武時扶風茂陵人 兄子嚴敦 嚴字威卿
敦字彞卿

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標題援上有三兄况
余負並有才援年十

就邊郡甲牧兄曰汝才當晚成且從所好次
兄余生二子長嚴次敦援生四子長

廖次防次光次容卿嚴即馬顯之父 援在交
趾趾音止 標題交趾郡元鼎六年立建安

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
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

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論去聲後同惡
去聲惡人惡之

音協 院俠 援音 列傳 後漢

小學六

自喜
挾持

並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
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
重之願汝曹效之伯高名述京北人拜零陵太守杜季良豪
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
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
也季良名保京北人為越騎司馬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救之
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救音飭鵠胡沃反鶩音木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者也附錄或問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不免於譏議朱子曰馬

語見
辨志
錄司
馬公
荅劉
蒙書
三國
蜀志

援之言自可為法不須如此支蔓如此則須
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話而
以為戒纂疏司馬氏曰昔張伯松語陳孟公
馬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
荅劉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云云光所慕
蒙書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
漢昭烈將終蜀漢先主劉備字玄勅後主曰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惡如字
○纂疏
蔡氏曰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
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
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標題後主昭烈子
劉禪字公嗣在位四十一年降於魏為安樂
公

八
本傳

諸葛武侯戒子書

標題諸葛本葛氏風俗通
云漢文帝封葛繆之孫於

琅琊諸葛其後姓諸葛以別於他葛文依本
亮與云有能氏之後有詹葛氏齊人語訛為諸葛
兄瑾武侯名亮字孔明琅琊諸葛豐之後躬耕南
書曰陽先主以為軍師中郎將後為丞相謚忠武
瞻八亮子瞻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
聰慧歲而字思遠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
可愛及鄧也
附錄朱子曰靜便養得才須學也非學無
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
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
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按真此語朱
其忠寶稱死于使戰降斬誘瞻蜀欲艾伐及鄧可愛聰慧歲而瞻八亮子瞻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
孝學之書真格言也
知識開明德性有所養

九 柳氏家訓

柳玳 玳字直清公綽孫仲郢子嘗著書戒其
子弟曰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
五宜深誌之 其一自求安逸靡其澹泊
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
道情前經而不耻 其三論當世而解頤
音怡 〇解 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
厭之佞已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
之善嫉之 疾 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
智及頤 銷刻德義替裾徒在厮養何殊
音坡

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麪藥耽都舍反以街杯街反為高致街反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街反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近巨勒反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猜倉反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燎力反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質為宰相質字文素大名人人唐長興中進士晉翰林學士周中

秩職也 官也序 也詩秩 有秩

書平章事宋太祖加侍中仍為相乾德初封曾國公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應試文自以中第名在十三亦置質十三名凝為曾公後質封爵皆同人謂之傳衣鉢從去聲果古老反嘗末奏遷秩秩直上反○兄以其驟競左遷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

學而不 患人之 不知 患己之 不知 人不知 禮則遠 恥辱 貽處 脂反

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于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為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

人刺標題相鼠詩鄘國風篇名茅鴟逸詩左

工為誦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

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古穢青史音朝

潮穢於廢反○纂疏胡氏曰緝滅禮法以放

曠為達者此老莊之學也西晉玄虛之風蓋

由祖尚所致致介標題按晉書光逸傳胡世輔

之謝鯤輩散髮裸袒閉室酣飲累日光逸將

排戶入守者不聽逸於戶外脫衣露頂從狗

竇中窺之大呼輔之呼人飲不舎晝夜時人

謂之八達○胡世輔之謝鯤阮放戒爾勿嗜

酒在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

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

戶極戶
由之門
開神聖
牙如由
之張地
人之言
如也
不能
其言

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聞

聲譽平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

蘭契忿忿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

子心注注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

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遽條

與戚施籛音渠籛音儲戚千歷反施叶去聲

急難難去徃徃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

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

竹席各
編以為
如人之
擁腫而
不能俯
不能仰
取施不
能仰
史記
有從
行之

新

周朝七
衣去聲

後尺氏反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

者鄙我本爵旅臣遭逢堯舜理【標題】質自稱

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米蹈之唯恐

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歛跡縮

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標題】太

還【標題】宗嘗言有替速成不堅牢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

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

質子
是字
貴參
官至
給事
中坐
市竹
木賤

房州
司戶

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標題】先生名雍字堯夫

十一
經世
書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標題】先生名雍字堯夫

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

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

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標題】熊氏

困而不學○愚按上中下三品之說就氣質

之性而言若天命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

小學六

即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意

善也者凶之謂也愚按吉與凶即書所謂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譎音過委反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隙音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殞于大則覆宗絕嗣覆芳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直吉

十二

呂氏童蒙訓及行狀

人爲善惟曰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曰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標題先生名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政和賜謚

節孝處士石林避暑錄云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者二人徐積仲車以輦朱長文伯原以跋此山曰諸君欲爲君子

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

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

小學六

語見

胡氏

傳家

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胡文定公與子書

標題公名安國字康侯建

至寶文直學士謚文定文定三子長曰寅字明仲致堂先生次曰寧字和仲次宏字仁仲

先生

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標題明

公希文范

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

端莊清慎見操執

操平聲

臨事以明敏果斷

辨是非

斷丁貫反附錄朱子曰為學之要作

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又謹三尺

攷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

前漢杜周傳客謂

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為

律後主所是為令孟康註云以三尺竹簡書

律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

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

工夫其可忽乎

纂疏京兆李氏曰愚按禮記

情之過者皆慾也而此又慾之大者故特以

切要言之夫先王制禮本乎七情七情之發

必有禮以節之觴酒豆肉讓而後受做工夫

於飲食之間也無媒不交無帛不親做工夫

為菲飲

不海濤

色之

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十四

古靈陳先生為僊居令

標題先生名襄字述

古靈縣之村名也宋慶曆中進士建州浦城縣
屬台州本唐樂安縣

教其民曰

標題仙居縣

宋景德中改名仙居
教公於正歲父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
管師復讀於庭且曰吾秩滿即去尔子弟

為吾民者父義

本註能正其家

母慈

本註能養其下

兄友

本註能敬其兄

子孝

本註能事父母

夫婦有恩

本註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

有別

本註男女有夫分別不亂

鄉閭有禮

本註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叙老少坐立拜起

廉恥

公仕 仙居 每過 孔子 廟社 稷必 下趨 邑人 有所 矜式 學者 興起

貧窮患難親戚相救

本註難去聲

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

本註謂借貸錢穀

讓路

本註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來避去

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

本註子弟負重執

則為禮義之俗矣

附錄朱子曰諭俗一文極

盡也見他下箇曾標盡包得許多
考異耶律氏曰按舊本無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又

右廣立教

一十四條 京兆李氏曰此篇言世變會通之禮以開內篇

立教之義首之以張子楊文公之說所以防驕傲之病根養良能之德性次之以二程子之說使知經學念書以致其知洒掃進退以進其行後十章皆後世父兄長上教子弟分別上下立志行己之事心既大有所立將無施而不可此所以開廣古立教之道也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六 終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七

嘉言第五之中 外篇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

必咨稟於家長 本註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 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

上而其下敢直情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 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 於一人家政 可得而治矣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

行之 省悉 非反 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

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

廣明 倫一

溫公 家儀

二 居家 雜儀

三
橫渠
雜說

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
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
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

嚚為去聲後只為為之若為之為多不近人

情近附迤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去

必姑順之纂疏葉氏曰事親以順為主非

也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

當極力營辦辨音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

四

羅豫
章孟
子說

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強上
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易去聲
葉氏曰所謂
養志者也

羅仲素標題仲素名從彥世稱豫章先生其

文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論去

復論論財並同瞍音叟底音旨附錄朱子

集註曰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

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子孝父慈

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云
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標

了翁陳忠肅公居廉州日名其室曰唯如

異說曰事親者可知當時良醫何在

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纂疏韓氏
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已之過舜之所以
負罪引慝者此也故人子自不見父母有不
是處羅氏此語甚有力蓋凡父母之不是皆
子之不是也既則是則父母豈有不是者哉
陳氏則推其極而言
之亦事理之實也

外書

謝顯

道錄

上蔡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
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纂疏京兆李氏
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
作明事奈何程子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
畫工然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
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

六
語錄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纂疏
葉氏曰使人代為孝敬之心安在范氏曰誠
為實禮為虛也○按朱子論語集註曰當祭
之時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
如在之誠其亦有得張子之意歟

七

遺書
劉元
承手
編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冠去聲今
人都不理會豺獾皆知報本豺獾皆反獾他
孟春之月獺乃祭魚
季秋之月豺乃祭獸
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

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

大畧本註六禮冠昏喪
祭鄉飲酒士相見家必有廟本註古者
庶人祭於

小學七

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愚
按朱子家禮乃曰祠堂者以程子謂祭時不
可用影故改廟必有室本註高祖以上即堂
影堂曰祠堂本註廟必有室本註桃也又云今人以影
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本註月朔必薦新本註如
所祭已足是別人大不便本註月朔必薦新本註如
含桃之類纂疏輔氏曰薦後方食下飲食不
敢忘父母未薦而遽食新焉則是死其親而
無其時祭用仲月本註物成也古者天子諸
心矣本註祭之外更有三祭纂疏司馬氏曰王制大夫
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祭以首
時薦以仲月今國家惟享太廟用孟月自周
六廟漢王廟皆用仲月以此私家不敢用孟
月又云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
標題時祭四時之祭仲月二五八十一月
至祭始祖本註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
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

位合考姚享之附錄或問始祖之祭朱子曰
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
覺得似僭今不敢祭又曰始立春祭先祖本
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禘立春祭先祖本
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生物
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附錄朱子家禮曰繼
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季秋
初祖而下繼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季秋
祭禴禴乃禮反本註季秋成物之始亦象
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又語錄曰某家
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
至立春之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
依舊祭禴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
季秋遂用九忌日遷王祭於正寢古註鄭氏
氏曰月十五日祭死不祭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
舊本亡之日祭死不祭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
無註之謂也正寢今正廳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

今本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凡事死之禮當厚

文有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於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

可使漸知禮義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

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

孟反後之行性行並同纂疏曰氏曰冠禮之

設所以明長幼之義也古者自二十而冠自

十九而下皆為童子凡為童子以事長者為

之事也紛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皆所

以別成人教遜第也又曰所謂成人者非謂

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

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為人

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

信之行立也存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人

倫備然後謂之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

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與平聲

葉氏曰為人子孝故事君則忠為人弟弟故

事兄則順既冠而母與兄弟第拜之責以孝弟

之行也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冠禮之廢久

成人見之責以忠順之行也

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

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

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

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駭反由不

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

八

溫公書儀

行去聲

俗之弊不可猝變猝倉反若敦厚好古之君子
好去聲後好古相好並同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
 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俟音似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殯必恣反齊音咨下同衰音崔後衰

同○古註鄭氏曰棺在庭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於客位又曰不食菜果哀不在於滋味也賈氏疏曰歎粥者孝子遭父母之喪當為父母致病故喪太記云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粥雖食猶節之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已也云疏食水飲者用麤蔬米

為飯而食之明不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是為度云飲水者恐飲漿酪等故云飲水而已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也

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期音基下

同醯呼雞反○古註孔氏曰大祥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賈氏曰卒哭者謂祭去廬中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纂疏朱子家禮曰葬之日月中而虞祭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卒哭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卒哭曰成事是日也

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期而小祥祥吉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上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也

月而禫禫徒感反○附錄朱子家禮曰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秦溪楊氏曰司

馬公曰士虞禮中月而禫鄭註云中猶問也
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按晉人有
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
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
成笙歌檀弓曰祥而縞註縞冠素紕也是月
禫徒月樂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
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
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先生曰二十五月祥
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徒月
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禫而飲醴酒始
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乾音
古註孔氏曰醴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食
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
也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

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

而廢之數上聲○標題漢武帝五子體為昌

帝崩無子徵王子賀嗣立王昌邑十三年昭
以衣車載女子至東都門藁遂請哭賀曰嗟
痛不能屢請至闕乃哭即位二十七日廢尚
稱故王宣帝封海昏侯就國豫章終焉○霍
光字子孟時

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
曾面嘗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

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
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裔餘制
夷如衣之裔末無令汚染華夏後並同○標題阮籍

此下
二段
一本
或無
事見
何曾
傳

傳 劉湛 事見

為步兵校尉母卒方與人圍棋對者來止籍
留決賭既而飲酒二斗一號泣血數升晉文
帝司馬昭時為晉公故何曾以公稱之昭後
加晉主武帝立追謚曰文帝何曾字穎考為
司隸校尉華夏
中國文明之地 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晏使
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
劉湛入因命臠酒炙車螯湛音沉又暫臠
奴侯反炙之夜
反車尺遮反螯五勞反
裕第二子劉湛字弘仁臠說文羊豕膾肉本
草車螯 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
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
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聲 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

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肺鮓置竹筒中以

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煬音恙鮓側下反襪
音卜裹音果○古註

鄭氏曰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
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氏曰按律曆志二
十兩則米一升與此不同古秤有二法說左
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一
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
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
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銖
以成四百八十銖惟有一十九銖二銖在是
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畧而言之
也標題隋文帝楊堅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
太子是為煬帝文獻隋文帝后獨孤氏煬帝
兄弟五人同母文帝嘗悔易晉王曰獨孤誤

我廣統皇帝立後亡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鷄臠臠音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朱染時馬殷據湖南命為楚王卒謚武穆次子希聲嗣位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日烹五十雞以供膳殷葬希聲不哭泣食雞臠數器阮籍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途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外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覲他典反恬音甜禮俗豚音屯愧居季反

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

未斂斂去聲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勞去聲主人

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

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

輜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輜車喪去聲

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

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

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

復初愚按禮記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

輜車 說文 喪車 也

小學七

節蓋本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咽音

於此倫為反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煙羸

步拜反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

燕樂樂音洛後快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

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

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

有正法此不復論衰麻之衰倉回反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

斬衰寢苫枕塊苫失應反枕去聲塊苦怪反又苦對反○不註苦謂

書儀 十

藁薦塊謂土擊古註賈氏曰凡言次者倚廬

聖室以下總名孝子次於中門外哀親之在

外斬衰者謂斬三外布為衰裳不言裁割而

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枕

塊者哀親之在土故也纂疏京兆李氏曰愚

按古者父母之喪倚木為廬在中門之外東

方北於倚壁西至地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

西鄉開之今所謂朴陋之室殺古倚廬之制

也不脫經帶首在腰皆曰經首象緇布冠之

缺項腰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不脫經帶哀

戚不在於安賈氏曰不脫經帶冠衰自然

不脫以其經帶在冠衰之上故舉經帶而言也

不與人坐焉古註孔

與人坐者按喪大記云聖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正謂此也

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

輒不遇也車行
不利曰一故人
不得志亦謂之

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

陳壽遭父喪有疾陳壽字承祚巴西西人父為

父及張華舉壽孝廉為著作郎撰三國志言

孔明將畧非長議者少之授治書御史又坐

不以母歸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賤

議坐是沈滯坎珂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

慎沈持林反滯音治珂音可考異耶律氏曰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

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樸音朴轡音祕

婦人以布裹車轡纂疏京兆李氏曰愚按古

十一
書儀

乘素車既練乘藻車太祥乘駟車

十二
書儀
浮屠
世俗信浮屠誑誘誑古况反誘音有纂疏

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

喪事無不供佛飯僧飯音云為死者滅罪資

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到

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

已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剉祖既反

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纂疏真氏曰金魏

漢明帝以後已有佛法至晉以後始盛人固

故韓子曰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也

以上兩章皆論
居身之道大旨
在
家
訓
重
祭
之
禮
而
能
居
身
則
其
上
夜
皆
人
子
之
所
當
知
而
當
記
也
初
氏
家
訓
一
條
屬
於
人
文
者
亦
有
之

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
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附錄或問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
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
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
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
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之

十三 顏之推作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

所見勿為妖妄覡胡的反愚按許慎說文云巫覡能

十四 程氏遺書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

游定夫錄

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斯可矣張樂音岳

為樂音洛附錄或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

及太碩人生朝與向自賀高俸訶恐非先生

筆不審又何也豈有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

宜而為此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

否然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

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

等事是力量不足於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

已者其情各不同也纂疏真氏曰人子之於

生日苟無父母當以忌日之禮自處唐太宗

以萬乘之主能行之况學者而可味此

乎平嚴葉氏曰具慶謂父母俱存者

十五 童蒙訓

呂氏童蒙訓呂氏名本中字居仁正獻公之曾孫有呂氏童蒙訓及雜誌等

書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

僚通作寮在禮文
七年首林八日同
官為寮

十六 程氏遺書 劉元承手編

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令去聲簿所欲為令或不下同

從柰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

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

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纂疏平巖葉氏曰過則歸之已

善則歸之令非且姑為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十七 迓思錄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愚按周禮凡九命一命受職謂治官人之法周之

命乃今第九品也

十八 明道行狀

劉安禮問臨民安禮字立之程子門人明道先生曰使

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纂疏陳氏

曰臨民有父母之心民方能輸情自畏法方能行法平巖葉氏曰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而正矣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

十九 游定夫錄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附錄

朱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又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纂疏李氏曰愚按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二十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十一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媪烏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十二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聘同守去聲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敢

錄

呂舍人雜

十三

復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猶音活每仍吏反省

童蒙訓

十四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童蒙訓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

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擦千計反說文挑取也諸本作擦者非手

部亦無擦字重直用反標題辨志錄又云當官既自廉潔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皆須

小學七

光五 前漢 列傳

明白以防中傷考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

俗嫁娶太蚤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標題王吉字子陽瑯琊人初舉賢良為昌

邑中尉及宣帝即位為諫大夫上疏言得失云云上不甚寵異歸琅琊考異耶律氏曰本

文作早

文中子

王通字仲淹隋開皇四年生年三十一餘學徒數百房玄齡魏徵等皆出其

門大業十三年卒門人取易黃曰婚娶而論

財夷厲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

光六

文中子

君篇

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纂疏司馬氏曰夫

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

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

先問聘財之多寡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

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

給負約者是乃黜僧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

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

其婦以摠其怨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

以悅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

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

光七

文中子

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

媵音孕送女從嫁教

也真氏曰此深議財娶之失也

久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度人之職也

纂疏真氏曰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妻妾各有所等殺之數後世惟力是視而已此文中子所以歎也正家之本由於夫婦之各正治家以禮而無寵昵之偏使嫡妾之序不紊此夫之正也撫下以恩而無妬忌之失使然曠之禍不興此婦之正也得其正則家治失其正則家亂此必然之理也至於妾媵猥多未有不為家之害者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無所不有欲正其家者於此不可不戒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

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

乎纂疏真氏曰今之士起於寒微而驟結婚於權要鮮有不慢其夫者晉大夫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縛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未繫既繫矣未援亦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韋昭曰董祁者范宣子之女獻子之妹也此又可為繫援貴勢而自取羞辱者

之戒考異耶律氏曰富貴舊平陽本作富盛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標題

先生名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

孀音霜取音娶下同

附張子曰以義理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猶有不匹者夫婦之道是夫止合一娶婦止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許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廢

也故有再娶之理雖再娶止謂之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

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纂疏真氏曰柏舟之太節故孔子列之於鄘風之首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為後世深戒葉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為失節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食音嗣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蠱音古

耳食音嗣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蠱音古

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

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纂疏李氏曰按周書云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蓋喻婦人一或預政幹蠱必致敗亡之禍顏氏之言

卅二

顏氏家訓

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

間未相識者唯以宿命贈遺致殷勤焉○纂疏

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

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遺去聲

恒代事見漢志

音業造七到反為去聲○纂疏陳氏曰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

卅三

顏氏家訓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

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

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

人倫為重也不可篤標題三親夫婦父子兄弟九族高曾祖父

及已身子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

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

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

有善惡標題鄴戰國魏地漢立魏郡治鄴後曹操居之石虎立相州隋唐宋因之今為彰德府

孫曾玄

世四
柳仲塗撰
叔母穆夫

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
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

弟則踈薄矣娣音弟姒音似○古註孔氏曰娣謂稱婦為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謂據

婦年之長幼不據夫年之大小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

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

傍人之所移者免夫考異耶律氏曰篤

柳開仲塗柳開字仲塗仕太宗真宗時為

郡守歷常潤貝寧遠全環郊曹代竹滄

十一二州著書號東郊野夫補亡先生

人墓誌又
道卿語錄
文小異

考治家孝且嚴標題開父名承翰仕且望弟

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向聽我皇考訓誡

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

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

戾分門割戶患若寇讎皆汝婦女所作男子

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

若等寧者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

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標題上時

聲惑音或

惴之瑞反

卅五 劉元 承編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
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一食如字夫
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
先以衣父母一衣如字夫何故以父母之體
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
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
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
甚矣纂疏真氏曰程子之言孰不知之而鮮
克踰之者雖薄俗漸染使然其所以離
間骨肉之親者未有不由婦言是聽者
也考異耶律氏曰至若一本作至於

卅六 詩說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無相猶矣詩小雅斯干第一章鄭氏箋云猶
道也集傳云圖也附錄朱子詩傳
斯此也干水涯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燕飲
以落之因歌其事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
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
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太抵施之不報則較
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
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
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
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較故恩
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施去聲較之
劣反附錄
或問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
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

卅七

劉元承編

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其恭而已纂疏平巖葉氏曰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施以為報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亦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卅八 語錄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狎乎甲反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

卅九

呂氏童蒙訓

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王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拍蒲伯反袂眉銳反袖也○纂疏平巖葉氏曰始則氣輕而苟於未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効尤速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分去聲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令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將去聲○

秀孝為舉將服議舉將乃舉官通稱標題舉將座主也及嘗為舊任按

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

四十
名臣
事實

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純佑純仁純禮純粹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

參舍舍及
標題公名

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生二歲而孤依長
山朱氏少長姓朱名詭應舉復本姓謝啓云
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
乃效於陶朱既貴贈父太師母謝氏吳國夫
人又贈朱氏太常博士公以宋祥符八年試
禮部第一進士乙科按本條云公為參政時
告諸子蓋仁宗慶曆
三年也卒謚文正
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
親養去聲汝母躬執爨爨取亂而吾親其首
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
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

蘇州吳縣

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
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
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
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太
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
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
標題文正祖贊
時父壻母謝氏
四子長純祐有行義以疾廢次純仁字堯夫
為丞相謚忠宣公次純禮字彝叟次純粹字
德孺受
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
田宅云
愚按范忠宣公嘗曰父仲淹於蘇州
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

小學

卷

刑一
家儀

廩居
右反

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
及嫁娶喪葬之用謂之義莊標題義田人日
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
葬皆有山給詳見錢公輔義田記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

子弟及家衆分之職宋註謂使使之掌倉廩

類授之以事宋註謂朝夕所
而責其成功制

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涼稱家之有無去

聲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

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

贏餘以備不虞省所耿反冗而隴反贏以成

舍業田園
字本文有

右廣明倫四十一章京兆李氏曰廣明

倫首十四章廣父子之親

次十一章廣君臣之義明人臣不遇沉

溺下僚不卑小官必以其道之禮次九

章廣夫婦之別次三章廣長幼之序次

三章廣朋友之交後二章廣明倫通論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七 終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八
嘉言第五之下 外篇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應武帝制策按仲舒
列傳為江都王相江都問粵有三仁對曰
賢良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附錄朱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朱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朱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廣敬身一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八

嘉言第五之下 外篇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應武帝制策按仲舒
列傳為江都王相江都問粵有三仁對曰

賢良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附錄朱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朱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義同 誼與 本或 作義

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
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
所以不能自巳者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
問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
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
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纂疏葉氏
曰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君子惟欲

廣敬身

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私意介乎其間而非明其道矣京兆李氏曰自孔孟既沒諸儒紛然不知以禮義為本高者溺乎空寂卑者流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瞽瞍焉至仲舒始能以道誼功利為辨而聖學迺明故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而子朱子以是為廣心術之首其肯昭矣

孫思邈 京兆人 **曰** 膽欲大而心欲小 **附錄** 朱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貪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只是畏敬之謂如文王小心翼人曾子戰人兢人臨深履薄是也又曰戰人兢人如臨深淵方能起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纂疏** 真氏曰必有文王之小心然後能一怒以安天下

唐書 方技 傳答 盧照鄰

道
道
道

下之 **智欲圓而行欲方** **附錄** 朱子曰圓而不方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智雖圓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則相將流於權謀譎詐之中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曰也是如此 **纂疏** 葉氏曰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 **標題** 按程氏遺書游定夫錄舉此二條文公載之

古語云 從善如登 從惡如崩 **附錄** 問程子論從善如登是進向上一底意抑難底意朱子曰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陷之易從善却難從惡便陷得易了 **纂疏** 真氏曰從善如登善難進也從惡如崩惡易陷也進於善則為賢為聖日趨於高明陷於惡則為愚為不肖日淪於污下

國語 晉語

不肖日淪於污下

唐書本傳

四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

唐朱仁軌字德容亳州人朱敬

則之兄負半千等謚之曰孝友先生

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

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纂疏李氏曰易

夫讓則德為之主爭則物為之主不在百步

五

濂溪周先生

標題先生初名惇實後避宋英

第十

宗舊諱改敦頤字茂叔道州人

慶曆六年程太中官江西令二子師事之熙寧五年上居廬山臨溪築堂以道州有濂溪因寓名世稱為濂溪先生嘉定十三年因漳川提刑魏了翁之請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附錄朱子通書解曰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希望也字本作晞或問聖希天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

一夫不得其所若捷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

過三月不違仁

附錄朱子曰說見書及志伊

尹之所志

志於私太抵古人之學本欲行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

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盡心也然便一向如

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下向如

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又曰雖志於行道若

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

天下又須有那地立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

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學顏淵之所學附錄
通書解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此
言士希賢也纂疏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
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
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務智能慕
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
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聲後
令名令其並同附錄或問過則聖及則賢
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見不
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此從
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
意思多朱子通書解曰過則聖及則賢不及
則亦不失於令名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
為所至之迤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六 通書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下

第三 通書

後厲行 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第十四 章

附錄朱子通書解曰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詞之陋也○愚按上章云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亦欲人知道德之貴而不溺於軒冕金玉之陋與此章章意同

七 通書

因表而出之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纂疏輔氏曰人受

第十六 章

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脩則亦不能然也

用德行或可徒以之辭為先

至後世

葉氏曰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
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標題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路
語出孟子公孫丑上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

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附錄朱子集註

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或問放心還當將已
放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朱子
曰不是將已縱出底收將轉來舊底已去這
裏自然生出來又曰此心常在私欲自無着
處又曰來放心非以一心來一心只來底心
便是已放之心又曰覺處即心何更來為此
用力甚不多但要常知自能尋向上去下學
提惺惺則自然光明

而上達也附錄朱子曰自能尋向上去這是
得這心便了又曰來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
能如此向上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
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應自然中節方是儒
者事業又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
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
便在此又曰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
見識自然超詣到得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
不相離纂疏葉氏曰聖賢垂訓多矣求其肯
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
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

心要在腔子裏補註本文又云
錄或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
腔子裏或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朱子
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心須在此
曰然則方應接時其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

遺書

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纂疏葉氏曰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僻匹亦反○補註本文又云此

附錄或問整齊嚴肅與主一無適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就那時就那事說纂疏葉氏曰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曰疆安肆曰

偷之語偷他侯反○古註孔氏曰恒能莊敬

友雜志及程氏為苟且也纂疏周氏曰莊敬曰疆可以言君子安肆曰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為君子果莊表記敬則日人於強或安肆則日入於偷真氏曰禮記疆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強安

篇名肆則志墮而日偷強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鄭氏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則天行之健亦云記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蔭苟安惟知燕嬉媒夫子樂而已趙武晉卿耳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之德競見於蓋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

則日就規矩檢居掩反○附錄或問君子莊

明誠錄載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出程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氏外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附註或問人書文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

小異箕踞而心不慢者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

身與心都不要好纂疏鄭氏曰覽鏡而目在汗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

李端伯傳師說

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窓壁有塵則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且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纂疏葉氏曰。所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也。考異耶律氏曰。舊本箇作个。按說文。个。俗書。譌。不合。不書之體。却已一本無却字。好了也。一本作好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纂疏蔡氏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心則其體也。由乎中。

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附錄朱子

曰。由乎中。

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或問。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及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纂疏黃氏曰。體用之相應。如人心手足。一氣所貫。初非截然為二物也。心所念慮。則手足隨之。手足痛痒。未有不達乎心者。仁之與禮。本未發之體也。一有私欲出於非禮。則天理之節文者。亦為之動。而心之全德。亦不得以自全矣。故程子於四箴之序。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蓋謂此也。

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服猶針○附錄或問唯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且
著也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
膺曾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且
也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
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又曰四箴首意精密
擷古真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擷一掌血者又曰四
獲反箴之意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
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
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附錄輔氏曰禮
乃仁之著聖乃仁之極欲為聖人當自求仁
始欲求夫仁仁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附
當自復禮始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附
問視箴何以特說心朱子曰開眼便錯所以
就心上說附錄陳氏曰心之為體其中洞然
本無一物只純是心而已然理亦未嘗有形
狀也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
用也體無所窒則用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操
無前滯此其本然也

聲○附錄朱子曰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
心之準則附錄陳氏曰即此處而操存之庶
乎得其要而有一定之準輔氏曰人心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跡可見然操則存念
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則而已蓋人之
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
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葉氏曰目者
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
動心必隨心動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
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附錄朱子曰至蔽交
於前其中則遷附錄朱子曰至蔽交於前方有
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
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去矣輔
氏曰此則所謂物制之於外以安其內附錄
曰視則將這裏底引去所以云以安其內附錄
疏胡氏曰禁其視之非禮則心得其平矣陳

小學八

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克已復禮又而

誠矣蓋誠者真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真

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微表裏一於誠純是天

理之流行而無非仁矣胡氏曰克已復禮言

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

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以謂

之仁也輔氏曰常常克去已私以復於禮久

歉口久不息則其意誠實無歉而不復有作輟之

弊矣葉氏曰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跡可執

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

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

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

則實理流行動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容周旋中禮矣纂疏輔氏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於天

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

之性也陳氏曰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出

於天之所賦而人受之以為性者也胡氏曰

亦猶視箴原其本然也彼以心知誘物化遂

言此以性言微有緩急之異也附錄朱子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

亡其正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

好惡並去聲

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

不好去纂疏輔氏曰人雖有是性而為知所

誘為物所化然後有聽其所不當聽而不聽

其所當聽者焉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

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之

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正以理言至是

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胡氏曰知誘物化

者因有所聞而隨物以往也不言聽而言知

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為

之動故以知
言其實一也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纂疏陳氏曰悟此理

之全而體之則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
即理之當然者是也能一一知其然則此心
明徹於日用應接皆有定理不為之誘而化
矣胡氏曰每聽則審其所止而不為物遷也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附錄或問閑邪莫是為

得侵迹否朱子曰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
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是閑纂疏輔氏
曰閑其邪使不為吾舍之入存其誠使不雜
於人欲之私則自然非禮勿聽也蔡氏曰或
疑聽箴之說似乎寬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
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所以云閑邪存誠視為先
是自外而引出內所以云閑邪存誠視為先
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力葉氏曰人秉五
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
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益喪矣

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
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
以存誠於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附錄

朱子

曰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自得處
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
理會也心氣和則言理順矣然亦須就言上
做工夫始得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
相應纂疏胡氏曰心有
所感必賴言以宣布也**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附錄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

躁則
到反

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
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纂疏陳氏曰疾而動
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欲言太槩不出此二
者皆人欲之所為也故必禁之又曰靜安專
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
則內專此二句為一篇之關要處輔氏曰躁
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

故矧是樞機與哉出好矧失忍天好去聲○

我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機

可畏如此纂疏陳氏曰門之闢闔所繫在樞

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

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又曰

言非禮則有隙妄而起爭吉凶榮辱惟其所

言以禮則無隙妄而生愛名附錄朱子曰中四句却是說言底道理纂

疏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與我則凶則辱

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傷易則誕傷煩

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則支易去聲誕徒且反○纂疏輔氏曰易則

必至於支離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

於易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

况反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

數音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出

朔

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共躁而不靜也胡氏曰惟其所召以上謹於處已也傷易則誕以下謹其已肆物忤出悖來違忤音午悖蒲

接物也朱子曰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

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說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

間都說得周備纂疏陳氏曰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已者肆而與物忤矣內何復靜之

云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復專之云輔氏曰已肆物忤則人

與已非兩物出悖來違則感與應非二事此四句說四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法謂先主之

頂病也格言欽謂敬謹其出而無躁妄也葉氏曰躁

靜定矣禁其虛繆則內專一矣樞扉白也機

中去

小學

聲
好吐
報反

一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身知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性物躁之致也恃乖理也恃而動箴曰哲人知幾出者必恃而反妄之致也

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幾音機行下

朱子曰哲人於思量間便見得舍做與不舍做志士於做出方見得又曰思是動之於心為是動之於身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專誠於思而不可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非是兩般人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了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般做工夫去須

着隨處照管不應這裏失欠後面更不去照管覺得思慮失了更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如上方得纂疏輔氏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顏子無形顯之過是也志士厲行守之於為如顏子不善未嘗復行是也陳氏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燭之於先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壅矣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厲能勇於有行為事動之已著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有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附錄朱子曰哲人志士雖則是有此樣太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又曰此兩句是生死路頭纂疏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餘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造七到反

○纂疏輔

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成聖賢同歸

纂疏輔氏曰此兩句必於動上言之者動則該夫三者而君子之學惟行之為貴也胡氏曰禁止之初特為不之事至於自然則賢亦聖矣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葉氏曰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微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書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考異耶律氏曰朱也一本或作失之也論語集註述思錄引此皆無厲字論語作勵

十四

遺書

劉質

夫錄

又童

蒙訓

惟危本或作則危者非按聽箴動箴一本上各有其字舊本無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

幸少去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

附錄朱子曰子

夏云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

考異耶律氏曰席字本或作襲本文作席

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附錄朱子曰人有高才能文章便被

這些子能解擔閣爾一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筆下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蒲鄉蒲保都是這般種子纂疏愚謂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以義理而為詞章則文皆載道

之文也苟不根乎義理之正徒事乎詞藻之華麗雖足以趨時好而取時宜然不能以古心而行古道其為不幸亦甚矣

正蒙書中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

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逾衣食之間燕遊

之樂爾燕於旬反樂音洛○纂疏京兆李氏

謀猷為作也急衣食樂燕遊者下民小人之

情致也居君子之地捨君子之為而懷小人之

之情其可乎

十六 范忠宣言行錄

范忠宣公戒子弟

標題丞相范公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及進士第哲

宗元祐中除左僕射文正公之子謚忠宣公謫永州日每見諸子然章惇公必怒止之子

正平字子庚忠宣嘗戒子弟曰惟儉可助廉惟恕可成德曰人雖至愚責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

入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

地位也附錄朱子曰范公恕已之心恕人

不若橫渠說中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

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

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

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或問大學或問以迄

世名卿恕字之說為不然矣而復錄其語於

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修潤其語

十七

雜誌

呂榮公

榮公肩假標題公名希哲字原明正獻公長子仕至光祿少卿封榮陽

又童

蒙訓

郡公辨志錄並稱榮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

氣象好時百事是當當去聲氣象者辭令容止

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

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纂疏京兆李氏曰理會氣象

象即矯揉氣質之說學者德勝氣質則百事是當其為君子可知德不勝氣質則百事乖

謬其為小人可知知貴賤壽夭雖理之宜然非君子之所急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答樊遲蓋自攻其

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

有工夫點檢他人邪慊苦篋反邪音耶○纂疏京兆李氏曰心之德

十八 雜志 又童 蒙訓

十九

酬酢 事變

仁也有纖毫私意便是不仁其慊於心可知矣學若若能悟此將見自愧之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之惡邪標題熊氏曰雜志本文作即不慊於心則當如大學慊字音言行錄依雜志有不字小學書辨志錄並無不字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畧纂疏

京兆李氏曰大要猶太抵也前輩前一輩行人遠而先正進而後師皆是也周詳者自己及物自近及遠自卑及高自本及末自小及大所以作事多周徧詳悉後輩反是所以作事多踈闊忽畧也學者當勉乎周詳而戒乎闕畧何古人之不可及哉考異邪律氏曰闕字一本

二十

同前昌 公尊從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

伊川游

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纂疏京兆李氏曰直

有昆

家執記報怨德報德乃人所共由之道人皆可以為

發明義

堯舜乃人性本善之德有是道必無恩讎分

理酬酢

明之言有是德必無無好人之言後生戒之

事變等

者言當由乎道德也考異耶律氏曰此字或

集

之作

之

張思叔

言行

思叔名繹河南壽安人伊川歸自浩

錄

陸煇從游易傳成門人未有傳者伊

亦

今遺書有思叔所錄師說

座右銘曰凡語必

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

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

必正靜

行下孟及後顧行於行百行並同畫

音獲楷苦駭及處

音并後同處同

警

者我皆未深省非反書之當座隅朝夕視為

胡文定公

公名安國字康侯本文富貴相下

相徵仲須做只是俗上蔡曰為他做貴底相

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食魚羹飯因薦

入不行下山殿便求去云世間何處無

魚羹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曰人須

錄

胡氏

傳家

尤二

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

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

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

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
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
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先主蜀漢昭烈帝劉備後
主乃先主子劉禪南陽秦郡山南陽府宰割山河三
分天下身都將相將相並手握重兵亦何求
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成都漢益州牧
別無調度調度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長上聲後

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
負階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
丈夫矣考異耶律氏曰不此

辨志錄與儒學綱領文小異

范益謙名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
差除朝音潮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
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
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
媒戲慢薛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于
索酒食又曰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發人

私書拆人信物甚者結為仇怨余得人所附
書物雖至親卑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為附至
及人託於某處問訊于來若事悲願理而已
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辭却之若已諾之矣
則必須達所欲至於
聽與不聽則在其人
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
書 本註 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
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並
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
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
俟其人云某所惠書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
看若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
於他處 **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 本註 凡入人家
復說 案上及書攀等內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
書攀 今紙 子錢穀文曆若人將文字令已看切不可於
架 背後觀皆無 **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 凡借
冊通 德之一端也

作策 上至書冊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
字 不獲已則須受護過於已物看用絕畢即時
獲音 歸還切不可下以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
或 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已之物多不自
愛若借人物豈可如此此非 **凡喫飲食不**
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 喫去戟反揀音簡 本註 凡飲
可揀擇去取 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知而已自
帝癡 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知而已自
丑之 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
反駭 之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本註 凡與人同
語駭 處冬則已擇暖處及與人共食 **見人富貴不**
反 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 **可歎羨詆毀** 貴高下人所共知見親戚相識
義命若不得實即是妬疾用心不佳莫此為

北四

胡子
知言

五峯

世系
見廣

立教
第十

三條

甚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
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考異亦律氏曰
覓俗作覓註所惠書下一本有云字以至本或作以致者非多取本或作多有者非愚按又曰下舊本有一
二三四五六七字

胡子曰標題文定公季子名宏字仁冲今之

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

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

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

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逮徒耐反

九五

顏氏
家訓

名之
推仕

高齊

辨志
作箴

諫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

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

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其腴惕然

慙懼起而行之也養去聲先去聲怡音移下一音腦一音軟玉篇腴古

未知事君者欲其

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

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

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

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瞿音素鄙

辨志
作各

悖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

盈惡滿則窮卑賤赫然悔耻積而能散也音悖

吝惡去聲後惡之同音悖素暴悍者欲其觀古

人之小心黜已齒敝舌存標題說苑韓非子

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再墮而舍垢藏疾尊

賢容象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音汗茶音涅

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

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

勵不可恐懼也又乃亂反彊一作強勃蒲波

反厲音利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

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

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

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

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去泰甚上聲

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

不如無學也纂疏京兆李氏曰讀書學問本

於成物也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者

今之學者為人也為人之學其終必至於喪

已嗾詆疾惡未足以盡其弊矣考異耶律氏

九六

曰恭作茶者非欲其舊本無其字

唐彦思伊川雜錄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先生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齊家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不令則所守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又曰大學之書其聖學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與非余之所知也朱子曰伊川教人先看大學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序書之讀四庸工夫密規橫大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附錄或問程子之先

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高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亦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躡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

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元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又曰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一書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嚮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又曰今日且須熟究一箇大學作箇腔子而今却要他去填教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着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填教實着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附錄朱子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

燕閑靜一之中以須其淡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存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尔又曰論語一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又曰論孟不可只遵理會文義得了便須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又曰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中言語須是熟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曰二書若要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數段或一二兩段耳又曰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

之切已看時，曾時，與否，何句如此，來之則有益矣。纂疏輔氏曰：切已之說甚有，力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已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則只是口耳之學耳。考異：耶律氏曰：舊本及本文皆無讀字。論語序說引此有讀字，舊本或作聖人之言語論語序說無之字。

九八
同前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

此伊

答處，便依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附錄：朱子曰：有人言理會

川答

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看

先伯

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孟子肚裏穿

溫語

又曰：孔子孟子肝肺盡知，豈不是孔子孟子

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若能用於論孟中深

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若能於論孟中深

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疏：輔氏曰：若

能如此看，則不徒誦其言，必將來其意，不徒

求其意，必將見於行，其進於聖賢也不難矣。

又曰：若能到得後來涵養成，就則氣質變化，可使愚必明，柔必強矣。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宜須句句理會過。

使其言互相發明。附錄：朱子中庸或問曰：張

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又曰：讀書須是逐句逐字要見去，着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補註：按本文又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

中庸
語錄
九九

三十一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

則又見得別補註張子曰六經循環年欲學然

人豈能常靜須有以制其亂附錄朱子曰橫

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

此親切纂疏南軒張氏曰橫渠皆是身經歷

做工夫剖決至到故於學者凝滯處尤為有

力京兆李氏曰六經者易書禮樂詩春秋是

也循環者無終窮也經所以載道道不外乎

人之下心身分而言之凡在行墨之間者隻

字片言無非至理之所寓似多殊矣自合而

言之真積力久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事物如

持權衡於此是非輕重不外是矣曾子曰唯

貫道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六經須循環理會

義理儘無窮分而言之也待自家長得一格

則又見得別合而言之也非身

親經歷之者胡能語之如是耶

又經

學理

竊

卅一

呂舍

人雜

說

辨志

錄載

董遇

云讀

遍而

見義

呂舍人

童蒙訓師友

親志等編

以為學者何事

一行一住一語一默

須要盡

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

不可一日放

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

一般子書不須多只

標題舍人名本中字居仁初賜進士

出身為起居舍人又除中書舍人有

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

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

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

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

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

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

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

每自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

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
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
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已力
難仰他人矣從容之從促容反仰去聲○纂
學之道最爲明備始之以理會爲學者何事
者明爲學之本次之以學業嚴立課程者進
爲學之業次之來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者
立爲學之志師之功友之任學之資於人者
也而終之以決意而往須用已力者學之
成由已也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標
題辨志錄附載高彥先云脩學須是出於本
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
然後可是功

此條書無

此條書無

此條書無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白記一事久
則自然貫穿穿去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
久則自然浹洽浹洽子協反今日行一難事明
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渙音煥○纂疏
北李氏曰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杜元凱春秋集解序語貫穿浹
洽則所知者高明堅固則習坎心亨渙然如
冰消釋而無滓怡然樂乎天理之裕順外物
不足以後之也斯三者非謂記一事辨一理
行一事可至非謂盡記天下之事盡窮天下
之理盡行天下之事蓋日久自然得之於已
也偶然者微
伴苟且之辭

此條書無

此條書無

世三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附錄朱子曰世

呂氏

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惟讀書尋思

童蒙

訓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工夫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

莽字

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

三音

者決無有成之理鹵音魯莽莫後反○纂疏

草莽

學道原於思義理無窮皆由思而得氣質有

之莽

限齟才亦有窮惟讀書尋思推究則可以明

母黨

善而生審審可以作聖故可畏也孟子曰思

反鹵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章其本於此歟考

莽莫

異熊氏曰按此說乃楊

補反

應之學士語本文小異

世四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

顏氏

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

名之

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

推北

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濟卷皆上

齊黃

或有狼籍几案愚按通鑑釋文云狼籍

門侍

謂之狼籍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

即作

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

家訓

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

賢姓名不敢他用也汚去聲累去聲○考異

鼠

耶律氏曰蟲鼠一本作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

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

後不教以遠大也附錄或問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

也朱子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

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不由

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

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

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捨近求遠處

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

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

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又曰事

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

而不可躡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

不盡纂疏葉氏曰子游譏子夏之問人於酒

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

涉及

如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躡

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遠

大者於後也標題熊氏曰游定夫錄二先生

語說先傳

後倦云云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

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

後不教以遠大也附錄或問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

也朱子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

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不由

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

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

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捨近求遠處

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

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

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又曰事

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

而不可躡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

不盡纂疏葉氏曰子游譏子夏之問人於酒

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

涉及

如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躡

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遠

大者於後也標題熊氏曰游定夫錄二先生

語說先傳

後倦云云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

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

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附註程子曰

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

智豈更有過附錄朱子曰魏公好佛敬夫無

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

高明所以為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

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纂疏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

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自謂之窮神知

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

外於倫理實則外乎窮深極微而不可以人堯舜之道

纂疏葉氏曰堯舜之道太中天下之學非淺

至正窮深極微是過之也固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

以入道

邪徐嗟反誕音但妖於驕反溺乃歷反膠音交蕪則說反蕪音無蔽音秘

詰音功利之習訓詰詞章之工是也學者不入於

古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考異耶

右廣敬身

三十一條京兆李氏曰按廣

而可法於今者首一十六章皆古之未有

要次五章廣威儀之則次二章廣心術之

飲食之制節後一十三章先論讀書之

本先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次六經以至

讀書窮理之法借書之禮教人之序異

學之辨皆備論之無非廣敬身之要也

故附見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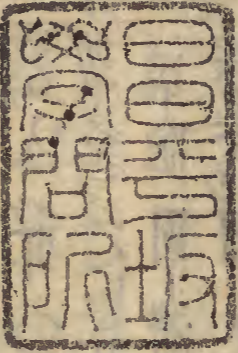
愚按標題云外篇嘉言善行一百七十

二條舊本並不註本文所出今依呂東

萊辨志錄例逐條推尋本文所出舊附

註於各條之下今照內篇例標寫出處
於逐條
數目後

廿八終



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卷之八
終

[The left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a large crease.]

